

猴子

八歲那年，大伯帶隻猴子回來。老家只有爺爺和我，每天過得都一樣，多了猴子的生活，也沒改變太多。

大伯在猴子脖子上繫了條長鐵鏈，另一頭栓在桂花樹上，邊栓邊說：「我事多，就讓牠待在這吧！」爺爺未置可否，我和猴子倒是同時搔搔頭。

每天早上爺爺會在院子掃落葉宣告一天的開始，枯葉刮地嘎嘎作響，成為倒嗓的鬧鐘。爺爺修葺花草時，大大的剪刀喀擦喀擦，有種自成一格的節奏，暗合早晨的調，也有點京派的味道。花花草草生猛地張著竄著，互相越界屢見不鮮；雖然杜鵑的艷像是性格剛烈的女子，梔子花的白有著小家碧玉的矜持，爭起地盤時，全變身為叉腰罵街的潑婦。相較之下，猴子顯得安份許多，總是蹲在牆頭，悶悶地往外看；視線彷彿落得極遠，又彷彿落得極近。猴子黑黑亮亮的瞳孔讓人直覺牠有洞穿一切的本領，孤絕的背影像處於一切潮流之外。院子裡的桂花仲秋時香得不像話，常讓爺爺和猴子鼻子過敏，同時發出撕紙般的聲音。他倆一起打噴嚏時簡直像在照鏡子。

猴子始終沒有名字。

餵食的工作由我來，一日兩餐，無論我餵什麼牠總是吃得精光，吃完甚至會將食皿倒扣表示不要了。年幼的我應視其為寵物，然而不知為何，對於那隻猴子就是無法打從心裡感到親近。每次把東西放在食皿後即速速離開，像晚一秒地就會裂開似的。後來的我甚至會刻意避開牠的視線，也許是因那眼神實在太像人了！猴子其實很乖，只要按時餵牠，不吵也不鬧；就算有時忘了，牠也只是眨巴眨巴地等著我想起，靜靜地。我曾經刻意忘了餵，希望能看到牠跟平常兩樣些的行為，但最後仍是我投降。

村裡的住戶都在院子種了許多「好吃的樹」，我家也不例外。爺爺上了年紀之後，行動不太方便，因此改由我來摘番石榴與芭樂。忘了從哪天開始，猴子無聲無息地加入，摘完後還會堆成尖尖的小塔，軟的和硬的分開，相當聰明，不偷吃也不邀功。我得承認這點我輸了。猴子摘果子的側臉看來專注極了！堆果子的樣子像是小朋友堆積木，有時令我湧起摸牠的衝動，但畢竟沒有；事實上，除了大伯，家中沒人摸過牠，雖然猴子的毛看來紅紅軟軟的，像是上好的絲綢，觸感應該相當舒服。

剛開始，大伯約每週會回來看猴子(不是看爺爺)。見了「主人」的猴子既沒有表現出興奮狀，也沒有吱吱亂叫；把鐵鏈拿掉時不會野性大發，丟給牠香蕉和蘋果也不會狼吞虎嚥，只是輕輕接著，以一種作客的態度。這隻猴子像是長住家中的客人，住得再久也不會擁有家中的鑰匙，再放鬆也不會在浴室引吭高歌。牽牠的手要帶牠散步，牠總一副意興闌珊貌。「這隻猴子真不像猴子！」大伯的語氣聽來有些失望。我想大伯八成有著「期待的謬誤」，他不明白他帶回來的不是一隻狗。大伯一開始還會興致勃勃地幫猴子做造型，他愛把猴子的頭髮剪成安全

帽的形狀，令人看了發噓。不過，隨著猴子的無動於衷，大伯回老家的間隔越拉越長，到後來根本像忘了有這回事兒。大伯態度的轉變完全在意料之中。

黃昏時，爺爺在書房唸書，透過百葉窗篩進的光讓爺爺像是穿了條紋衣，也像是現出「蝦之原型」。我老認為爺爺像隻蝦。爺爺瘦瘦高高的，長年駝著背，小小的眼睛分得有些開，陽光透過百葉窗射進時會在爺爺身上投出橫條陰影，看來十分有趣。自從猴子來了之後，爺爺寫書法時多了很多無意義的停頓，循著爺爺的視線看去，猴子坐在牆上的背影被夕陽拉得好長，頭低低的，駝著背，似乎陷入了哲人慣有的沉思，那樣的背影不涉蒼涼，無關悲傷，反而透著來自生命底蘊的靈光。有時，牠的手動了動，真要懷疑牠也在寫字。爺爺最常寫的是我完全看不懂的草書，懸著的腕如曼妙的腰，動人地婆婆著；停頓時滴下的墨慢慢地暈開，像是一種神諭也像是待解碼的絃外之音。

缺乏玩伴的我窮極無聊時會在院子裡對著牆壁丟球。有一回，沒算好反彈的力道，球飛了出去，竟被猴子接得正著。猴子不將球丟還給我，也無意占為己有，只是把球輕輕地放在院子裡的溜滑梯上，牠的食皿旁邊。猴子轉過身去，露出牠的紅屁股，尾巴往上勾，看來像個問號。我始終沒有去撿，出自一種奇異的自尊心。

爺爺生日那天，大伯專程送了個大蛋糕回來，不過，是爺爺不愛吃的鮮奶油蛋糕。大伯老忘了有胃疾的人不能吃奶油。我問大伯猴子幾歲？牠個子不小，應該有點年紀了。大伯滿嘴奶油含糊地說：「哪知道？朋友抓來的。」我還想多問點什麼，但大伯一下要我幫他泡茶一下要我幫他買煙。對話始終未完。

很難得知猴子想不想家，喜不喜歡跟我們在一起，因為猴子與爺爺像是在進行「誰先講話就輸了」的比賽。有時我甚至覺得他們沒有聲帶，偶爾發出的簡短音節，像沒栓緊的水龍頭，滴答聲引起的回音在空盪的屋裡被放大無數倍。

下雨的時候，我總是感到猶豫，因為爺爺沒指示我讓猴子進屋，猴子也看不出想進屋的意思。猴子來家裡後的第一個雨天，我拿了把傘到院子，把傘撐開，正準備放著時，發現自己行為的愚蠢，訕訕地回屋裡。透過雨水縱橫的窗看猴子，一切變得有點兒不真實。滴滴答答答答滴滴中，我看到猴子一躍而下，以一種極其優雅的弧度落在溜滑梯的階梯，一手攀著邊緣，翻身將自己藏進溜滑梯中間的直角三角形裡。「簡直是個大俠啊！」我不禁這樣想著，嘴巴不自覺微張。

一個盛夏夜晚，蛙和蟬忘情地叫著，叫著叫著整個夜瀰漫著一種永恆，彷彿教堂的鐘聲正悠揚。那樣的夜太美麗，萬事萬物都在瞬間得到相應於心的諒解。爺爺突然下樓，拄著他平常擱著的核桃木柺杖。爺爺在院子裡吃著綠豆糕，我端了碗銀耳蓮子湯過去。爺爺突然哼起了小曲，以一種自顧自的節拍。猴子在牆上露出有點兒狐疑的臉，胸口起起伏伏的，一會兒，猴子跳了下來，鐵鏈拖地的聲音在夜裡顯得格外詭譎，讓我想到了所有不該想到的鬼故事。爺爺的柺杖斜靠在搖椅，被鐵鏈勾倒了。月光下，爺爺臉部的線條有著說不出的溫柔。爺爺彎下腰，不是撿柺杖，而是把猴子的頸圈鬆開。爺爺的手不太靈光，頸圈尚未鬆開綠豆糕倒是散了一地。那一刻，我覺得猴子的眼裡有些什麼。

隔天，猴子依然在矮牆上出現。然而，沒有拴住猴子這件事遭到鄰居抗議。我只好再次鏈住牠。雖然猴子相當配合，頭自動低下來，但我的手抖得不像話，且完全無法看猴子的眼睛，我怕我會掉眼淚。

之後，我們的互動模式沒有改變太多。猴子依舊不會跟我玩，雨天時爺爺依舊讓牠窩在溜滑梯下，爺爺寫書法時依舊時常停下來。只是，在非常偶爾的時候，猴子的食皿裡會多了幾片綠豆糕或是一小撮甜納豆，那是小時候的最愛吃的。

好久不見的大伯回來了，微醺的他開懷地說：「竟然有人要！我過幾天回來拿。」大伯也沒問爺爺的意思，大伯是這樣的人，說風就是雨的。爺爺是這樣的人，當他想說什麼，他才會說。猴子絕對是靈性排行榜第一名！牠沒聽到大伯說的話，我也始終沒想好該怎麼啓齒，但牠知道！因為最後幾天，雖然猴子仍把食物吃光光，作息也沒有任何改變，但眼睛突然變混濁，像是天將明未明時的夢。現在回想起，爺爺過世前的眼睛也是那樣。

我沒跟猴子說再見，因為大伯來時我在學校，整天眼皮一直跳。那天的營養午餐是我心中的黃金組合，但筷子卻成了千斤重。上課時心不在焉，在課本上不停地塗鴉，雖然都是寥寥幾筆的勾勒，但很明顯畫的都是我家猴子的背影。

猴子走了，留下頸環與鐵鏈。爺爺把那些都丟了，包括食皿。爺爺總能自若地獨處與棄絕。那時的我才驚覺：「猴子的東西」竟只有這些！奇怪的是，猴子跟我們住了大半年，卻一張照片也沒有。

我沒有太多離別感傷，只是覺得圍牆變了溜滑梯變了果樹變了；天濛濛亮時，夕陽西下時，傾盆大雨時，明月皎皎時，感受尤其深刻。雖然爺爺是個嘴硬的人，但相信我們想的是一樣的。

猴子始終沒有名字，因為牠不需要。